

深夜偶感

在二樓走廊上，望去芊芊的校園，多了一批新面孔的同學，臉上漾着光彩，脚步輕鬆愉快。從他們的身上竟然不能找到自己六年前的影子，我真該為自己以往太多的空白，表示歉然。我在想：如果時光倒流，我再是大一、大二，So called Premedical education，我該如何？我將把生活做點與面的擴展，不再約束自己；我要撥出許多的時間去參加社團活動；常常去聽音樂，去看美展，去認識更多的朋友，去郊遊，去爬山，以及對星樣的事物充滿好奇；我決不在心靈已老邁才去Camp。至少，至少，在假期，走它一趟橫貫公路！在山頂握一把雪，為我所愛以及愛我的人們祝福。有微風的夜晚，要邀來好友們，不是煮酒論英雄，就要在花草叢中長眠不起。當然，我將對星星招手，告訴她，我對她永恒的喜愛。

× × ×

上學期在省立醫院小兒科實習，有一病人，11歲的女娃娃。她有長時期的Proteinuria(++~+++), B.P不高, hypercholesterolemia, edema一直存在, 有hypoproteinaemia, no renal failure sign, 這是很typical的Nephrotic syndrome, 由於長時間的steroid hormone treatment, face變成Puffy, 真像個胖娃娃，她會唱一首歌給我聽，唱那一首「一個螞蟥在洞口，找到一粒豆……」中間她唱不下去，我幫她一齊唱完。我稱

讚說唱得很好，她大為高興，臉上充滿了光輝。你一點也看不出她在有生之年，可能要長久在病榻上度過，每天以drug為正食。有一天，看到她手上拿着一張圖，我問是否她畫的。她說是隔壁的病人的。我說：「妳也可以畫得像他那麼好。」她說：「但是我沒有臘筆呢。」我說：「妳有鉛筆吧！可以用鉛筆畫。」「好！我明天畫好拿給你看。」他說。小兒科實習最後一天，我在醫院福利社碰到她，她正在吃麵。我對她打招呼。她愉快的告訴我：「你吃肉絲麵肉較多，我吃陽春麵菜較多。」她吃過後要等我一齊回病房。我說我要回家去了。「那麼我先走了，再見！」「再見！」我對她揮揮手。望着她漸漸遠去的背影，我真懷疑我們可以再見。她的Prognosis一定不好，長期的steroid hormone treatment, 真擔心其side effect。如果我們再相見，是否仍能見到她歡愉的神情。前些日，有機會再去小兒科病房，護士說她已出院。我真懷念這位小娃娃。

其實在醫院看到許多hopeless的case, 如hepatoma, unoperable colon cancer-etc, 我們去看他們，你見那充滿着求生熱望的眼光，却又無能為力，實在是人生最最難受的事。醫學的進步，一日千里，但仍有這許多不治之症；一個醫療人員，除了努力研究外，如何使這些日趨滅亡的生命，在有生之年，得到更多的enjoy of life, 如何與之相

處，使他得到更多的安慰，乃一最高的醫學藝術。

× × ×

常常聽到有的同學給病人打針，四針以上才打進。我就替那個病人難受，也替那同學難受。他一定沒有好好的請教過打針的方法，也沒有設身處地想一想，如果我是病人，被人戳四針以上的感覺如何。我常想：不將Patient當做material，在實習時不只是學習technique的clerk有多少？你多對病人講些鼓勵的話，多對他表示同情與關懷，他所獲得的心靈溫暖該多大。這個暑假，我在空總內科實習二個月半，做幾乎是intern的工作。我那時本有一個構想；除了在clinic上training外，還要透過病人做人性的探討。可惜後者我的努力不夠。不過，我確實在那段日子努力工作過，對病人盡最大的關切；每天至少看過我的Patient二次。有一個病人，進院時是Cirrhosis of liver with GI bleeding。他告訴過我，他深受一個女人，由於自己有病，一直不敢結婚。他說如果他死了，願將所有的東西送給她，講到後來，竟然聲淚俱下。有一bronchial asthma的Patient，我將其drug change，怕他再attack，晚上也跑來看他。那個夜晚，他告訴我他的小史，整整三小時。當我要返鄉時，許多patients親切的為我致謝，握手為我祝福；有的說要為我餞行，甚至有病重的仍要掙扎起來送我至大門。那一剎那，我激動得不能自己。我深深覺得，

二個月半，我沒有白費。

派拉賽塞的話：「醫學的起源是愛。」鏗然於耳際。

× × ×

本班近來讀書風氣大增，小group的seminar如E.C.F.M.G的seminar，OBGY seminar(observetrics and gynecology)；在醫院實習同學自己組成case conference以及心得報告等等紛紛成立。看到這蓬勃的朝氣，自己也不覺振奮起來，我想：一個大學院校，應以造成濃濃的學術風氣為主，進而培養獨立的思考，自由發展個人。大三下學期，曾經為讀生化很複雜的metabolism，邀了幾個同學，每人詳讀一cycle，再定期聚會講給大家聽。也借此訓練發表能力。生化的知識如今已經大部分還給教授，但metabolism的概念仍依稀留痕。憶起那陣子對生化的狂熱，仍覺溫馨呢。高醫南杏社曾舉辦：scientific symposium，每星期有一教授報告他的研究情形，研究心得，該科最近趨向或者是他所喜歡的特別題目，另外尚有一位或二位同學報告他興趣的題目。這種活動頗可供綠杏社參考。我想：受人鼓舞是一種stimulate，互相勉勵也是一種stimulate，這些都令人向上。說實在的，七年醫科下來，一個人的豪情壯志可能都消磨得可以，但你我都曾自負過，我們決不甘於只做一個只會symptomatic treatment的pure OPD doctor，是不？